

何山



第一卷·小说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I217.02
K455

柯岩文集

KEYANWENJI

第一卷 小说

I217.02
K455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柯岩文集

◎第一卷

K E Y A N W E N J I D I Y I J U A 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柯岩文集. 第1卷·小说/柯岩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11-2834-9

I. 柯… II. 柯…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5450号

KeYan WenJi

柯岩文集

第一卷·小说

出品人 黄立新
策划组稿 李亚南
责任编辑 朱 兰 (工作邮箱: 441917894@qq.com)
李亚南 (工作邮箱: 373143057@qq.com)
整体设计 邹小工
插图 刘学伦
责任校对 张川蓉等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485千
版 次 2009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834-9
定 价 41.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作者简介

ZUOZHEJIANJIE

柯岩，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49年开始专业创作，已出版著作50余部。主要有：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春天的消息》；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红蜻蜓》等。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既豪放壮阔，又清新明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及西班牙语等文字。

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等。曾多次被选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妇女先进工作者。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寻找回来的世界

一	001
二	007
三	019
四	029
五	042
六	052
七	065
八	074
九	083
十	096
十一	108
十二	116
十三	128
十四	142
十五	155

目录

Contents

十六	165
十七	179
十八	185
十九	199
二十	207
二十一	218
二十二	228
二十三	242
二十四	253
二十五	269
二十六	275
二十七	284
二十八	295
二十九	307
三十	316
三十一	325
三十二	339

有关报道及文章摘选

文学之窗	351
《寻找回来的世界》令人不时掩卷沉思	356
失落与追求	359
迟开的花朵——关于《寻找回来的世界》	367
青春依旧，不改初衷——在工读教育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387
1996·在柯岩文学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389
我心中的柯岩老师	394

寻找回来的世界

于倩倩其实并不美。她完全缺少小说或电影里所描写的那种云鬓如雾、面似桃花之类的条件，但大家都说她漂亮。也许是由于她匀称的身段，也许是由于她优雅的举止，不知为什么，连路遇的人都往往要回头再打量她几眼。特别是当她笑起来的时候，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常常使望着她的人舍不得移开眼睛，感到衷心的喜悦，甚至情不自禁地跟着她笑起来。

最早发现她这个特点的，是她那颇有点文学气质的父亲。“巧笑倩兮，巧笑倩兮！”他连声地赞叹。于是，她有了这个名字——倩倩。

妈妈坚决不同意。妈妈是做组织工作的，习惯于处处考虑政治影响。刚刚胜利，进入大城市，特别要警惕资产阶级影响。别人的孩子取名都是胜利、土改、建国、建设……你却取个什么倩倩，这不是没事找事么？但爸爸坚持。连倩倩自己也顿着脚嚷：“就叫倩倩！就叫倩倩嘛！”先是哭，后是笑，笑得妈妈也心软了——妈妈从来对哭的孩子是严厉的。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倩倩经历了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所有青年经历过的各种风浪，生活在她身上同样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她学会了颦眉、叹息、愤怒，有时甚至是哀怨、泪下如雨……同时，却依然善笑如故。

但此刻，倩倩没有笑，而是紧紧地皱着眉头，在凛冽的寒风里冻得跺着脚，嘴里喷出一团团的白气，眼睫毛和双眉上都挂着冰屑。雪花大片大片地降



当她笑起来的时候，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常常使望着她的人舍不得移开眼睛，感到衷心的喜悦，甚至情不自禁地跟着她笑起来……

落着。天还没有亮。在北国严冬的黑暗里，她那条鲜红的头巾在茫茫白雪中，就像一束抖动的火焰。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底，在北方一个大城市郊区的一个长途汽车站，倩倩在等人。

倩倩在等人。她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先是微笑着等，然后焦灼地等，现在简直是愤怒地等了。但她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是应该来的。

他是应该来的。倩倩今天不是平常出门，倩倩这是在走向新的世界，去从事伟大的事业，去战斗！而且，他明明知道，在倩倩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踏上她人生重要转折关头时，她是多么需要他。他会来的。

他会来的，虽然他生她的气。半个月前，他们吵了一大架。哦，吵得多么厉害呀！把千挑万选买回来的一套茶具，也摔得粉碎了。倩倩不由得眉头越皱越紧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那天，是冬日里少有的一个暖和的晴天，她从教育局兴冲冲地回家。他正在她的房间里等她。

“批准了！哦，终于批准了！”她连笑带喘，嚷得窗外枯树上几只正在光秃秃树枝上梳理羽毛的小鸟一颤，都扑啦啦地飞走了。

他却一动不动，只是把手里的烟掐灭了，死死地往烟灰缸里捻。捻，捻，明明一点火星都没有了，还在使劲儿地捻，捻得手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一场风暴又要来临了，倩倩想。她忽然觉得那样疲倦，但还得打起精神去安慰他。而又有什么需要安慰的呢？又不是生离死别，只不过是调换一个工作。只不过是从城里调到郊区。只不过是她响应了号召，按照常人看来，是做出了一点牺牲……其实，牺牲还没有开始，只不过是刚刚下了个做出点牺牲的决心，阻力就这么大，生活就这么难。而使她为难的恰恰不是别人，却是他。她一直以为最了解她、最爱她、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终生和她联结在一起的他。

他们已经吵了多少次啊，简直是无法计算。于是，倩倩把已到嘴边的成串的话又咽了回去，执拗地沉默了。

她没想到，两粒豆大的泪珠从他眼里迸落了出来。倩倩慌乱了。她从来没有见他哭过，而现在，泪珠一颗接一颗地滚落了下来。不，不是流，而是一颗一颗地往外蹦。

她忽然觉得是那么的对不住他，于是慌忙走过去，挨着他坐下说：“又不远，才一百多里路。我专门打听过了，每个星期都可以回来的。”

他仍然一声不吭。她看得出来他用了多么大的力量在抑制自己。

“咱们照样可以结婚。”她嗫嚅着说，“我原想等我工作熟悉一些……所以提出婚期往后推半年……如果你不同意，那……”那什么呢？如期进行吗？那对陌生的工作显然会有影响的。她怎么会说出了这样的话呢？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的话儿戛然断了句。

她为难地笑了笑，怕他会抓住这句话，接着恳求她，于是，心慌意乱地在心里重新排列说服他的理由。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用手在脸上抹了两把，鼻涕眼泪抹了满脸。倩倩掏出手绢，刚要给他擦脸，他却一把夺过扔在地上，用脚连踩几下，干噎着说：

“问题不在一年半。而是，而是，我这才了解我在你眼里的价值，原来还不如一帮流氓。”

“你明明知道那不是流氓，是学生。”

“学生，那为什么会被学校开除？”

“你明明知道那是由于‘四人帮’的毒害，他们沾染了一些恶习……”

“铸就了的废铁，出了窑的烂砖。”

“他们不是废铁，不是烂砖，是人。人，人！”

于是，一切又都从头开始。她向他反复解释再教育事业的必要性，说重新恢复的工读学校多么需要教师，说自己已经熄灭的理想之火重新复燃是多么不容易。而他，却无论如何不愿意理解，只是说她不爱他，不尊重他。

但这次，似乎他下了决心不再和她纠缠了，他根本不容她再讲下去。“够了，幻想家，足够了！”他是那样恶狠狠地嚷着，“只有你这样的傻瓜，才会相信那些骗人的鬼话。”

她愣住了。为了她主动要求调工读学校的事，他们争过、吵过。在等待批准的两个多月中，他们不知闹过多少回，但这样直接攻击她的事业心，践踏她的理想的话，却是第一次从他嘴里说出来。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摔茶具的呢？倩倩现在努力回想。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呢？是他先摔的，还是她呢？想不起来了，脑子里混沌一片，只记得他一只她一只地使劲儿往地上摔。他摔完她用脚踩，她摔完他用脚碾。好像他们的不和全是这套茶具的罪过，不把它碾成齑粉，就无法解决问题似的。

想到这儿，倩倩忍不住又笑了起来。这就是倩倩。她常常能在令人十分气

愤和十分伤心的事物中，同时发现一些令人发笑的因素。这次，也是这样。当茶具越摔越响，越飞越高，最后倩倩的一只差点飞到穿衣镜上时，两人都吃了一惊，同时停下手来。倩倩手里紧握着最后一只茶杯，他呢，却蹲在地上，用手指抚摸那碎片上的花瓣，脸上分明流露出十分痛惜的神色。当时，倩倩就笑了起来。而他，则十分愤怒，带着一副被侮辱的样子，狠狠地盯了倩倩一眼，甩手走了出去。

真是的，当时怎么会笑的呢？倩倩现在也不无歉意地想。当然，倩倩不大爱这套茶具，那朵朵大朵的紫花印在宝蓝的底子上过于强烈，多少有点俗气。她比较中意另外一套，浅黄色的碎花印在咖啡色的底子上，但他喜欢。他说结婚嘛，要的就是个喜庆，她依了他。在这些问题上，她多半是依从他的。“身外之物”嘛，她爸爸常说。于是她从小就学会了在所有的“身外之物”上给自己急转弯。不就是一套茶具么？总会打碎的，打碎以后再买自己喜欢的好了。当然，她没有想到它会碎得那么快……

而现在，她之所以还笑得出来的原因是：他们终于和好了。不同于以前，这次和好得很缓慢。她的妈妈，他的双亲都出来做了工作，但毕竟是和好了。他昨天还来帮她收拾了东西，并答应了今早来送她。他会来的。

他会来的。她和他相识了八年，好了两年。以前每次争吵，都是他主动讲和的。这三个月，不同了，多半是倩倩先去找他。有什么办法，谁让她“异想天开”地想要去工读学校工作呢？“异想天开”吗？倩倩不知道，这是他说。但她是那样被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所吸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有什么不肯做的呢？她不但开了去找他的先例，而为了这次争吵，她整整晚了两个星期去报到。多么大的牺牲呵！难道来送送她还不是应该的吗？何况他自己亲口答应了的。

然而他竟没有来。

天一点点地亮起来了。倩倩急不可待地一次次地看表。离开车还有半小时，也许他路上出了什么事！她那可真太对不住他了。不，不会的，他从来不是那种莽撞的人。还有二十分钟了，也许他昨夜没有睡好，没醒过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剩最后十分钟了，该来的人都来到了。最后的几个学生也来了。他们看起来多么老实啊，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样子。他们为什么也晚了两个星期呢？都是些什么原因呢？倩倩好奇地、却又极力装作老练地打量着他

们。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两分钟了，一分钟了……倩倩最后看了一下表，毅然地踏上了车的踏板。

“倩倩，倩倩……”倩倩惊喜地回过头去。哦，原来是妈妈。她气喘吁吁地跑来，边上搀扶着她的却显然不是他。

几乎来不及说话，车就开了。倩倩突然觉得想哭，妈妈呀妈妈，明明说不来送的。她手里什么也没有拿，该说的话早就说尽了，该叮咛的也叮咛过一千遍了呀。倩倩最后一次向妈妈招手，妈妈没有招手，她的手紧紧地掩着眼睛，看见倩倩回头，立即装作是用手遮在前额挡住初升的耀眼的阳光的样子。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她的旧黑大衣显得特别的黑，黑得那样古怪而沉重，显得那样孤零零的。妈妈的神情也显得那样古怪而沉重，那样孤零零的。倩倩一下子明白了：妈妈赶来，是因为知道他没有来。那么说，他是故意不来的了。

哦，他竟故意地没有来。哼！妈妈一定还去找过他，劝过他，甚至，求过他。妈妈呀妈妈，你这真是何苦呢！

他终于没有来。

妈妈沉重的、孤零零的，甚至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使倩倩一下子想起十年前妈妈送她下乡插队的时刻。那时，她却一点想哭的意思也没有。她只是挥舞着头巾，高兴地唱歌来着。

现在也唱歌吗？倩倩不由得苦笑了一下。现在可不行，这是公共汽车，旁边还有学生。想起学生，倩倩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这才看见学生旁边原来还有一个高个儿的中年男教师。他不停地照料着这几个迟到的学生。哦，难怪他们这样老实。人家早就在工作了，而我……倩倩抱歉地对他笑笑。他只冷淡地点了点头，好像老大不高兴似的。为什么呢？就为我一开始就请了两星期事假吗？那未免有点太不近人情了。人家是自愿报名的。你知道人家多难呵！倩倩刚撅起嘴，忽然想到，也许，这位老师根本不认识她呢。可不，她看他眼熟，那不过因为他是那样普普通通的一个男人，每天在公共汽车上都能见到成千上万。她知道他是工读学校的教师，那是因为他和学生在一起。哎，真是的，倩倩不由得又有点想笑，她认错人的时候还少吗？

倩倩重又细细地打量起他身边的学生们，哦，他们的样子可真不好看啊！倩倩不觉往后闪避了一下，可马上又坐直了。哦，我去，不就是为了使他们改变么？他们会变得好看起来的。她心里突然涌起那样一种幸福的感觉，不知不

觉地挺起了胸。是的，孩子们，我是为了你们来的。我没有错，我用不着对谁有抱愧的感觉。这样想着，心里倒对自己这两三个月来老有一种抱愧的感觉十分奇怪了。真是的，怎么会呢？于是，她真的由衷地笑了起来。

窗外，雪花仍在成团地飞舞。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它们不再是那样雪白了，仍然那样晶莹，却又染上淡淡的色彩，似蓝，似粉，似紫，似黄，是那样缤纷，那样淡雅，却又那样辉煌。这和我那即将开始的生活一样吧？倩倩想。她的眉头不知不觉地伸展开来，笑意越来越浓，脸上竟浮起来两个深深的笑靥。

二

其实，倩倩的直觉并没有欺骗她，那个男人是对她老大不高兴。只是她弯儿转得太快，把他当成公共汽车上天天看见的千千万万的普通男人了。

他对她不高兴，是因为他们确实见过面。在决定她命运的那次谈话时，他是招选小组的成员之一，就坐在桌子后面。当然，主要人物是两位副校长，但她的眼光不止一次地从他脸上掠过，是应该认识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见面，他就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的缘故。

“来啦？”他说，“行李重吗？”他接过她的行李，给她放在了车上。可她只视而不见地松开两手，根本没注意拿走她行李的是谁。

至于吗？他来了气，这么失魂落魄的，不就调换个工作吗？

他对她不高兴，还因为他根本就不同意要她。他叫黄树林，是工读学校的教导主任。是的，在挑选新教师时，是他最先看的她的档案。档案里干干净净，没得说的。出生，上学，入队，入团，下乡，插队。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现在是正式中学教师，而且是主动报名的。他很满意，向两位副校长作了汇报，于是才有了那次的谈话。

可是，谈话还没有开始，她刚从门外走进来，他就后悔了。

她显得那样年轻，穿着浅黄色的罩衣，短短的运动头，发梢自然地弯曲着，俏皮地遮住一点额头。见鬼，档案上不明明地写着一九五一年出生吗？这

哪儿像二十八岁的样子？！她还那样笑着，微微侧着头，眼睛亮晶晶的，两个酒窝浅浅地浮在面颊上。往大里看，像个潇洒的大学生；往小里看呢，说是个高中生也有人信。该死，一说话还脸红呢。

“你为什么报名上工读学校任教呢？”吴副校长问。

“因为，因为……”倩倩侧着脸想了想，静静地笑了笑，“因为我愿意。”

这叫什么话？！倩倩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太孩子气，脸又红了。她把左手交到右手里，紧紧握着，突然又抬起头来说：“我从小向往……我一直向往过一种热烈而又诗意的生活。我曾经想过长大了当个……作家，又想过当歌唱家……”看着黄树林愕然的眼光，她立即顿住口，赶忙说，“后来，我上过山下过乡，当过红卫兵……”她的脸上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很难过的样子。

黄树林简直有点生气了，想起自己看档案时，“上山下乡”，是对他起了作用的，他可完全没有想到她是这样一副未曾经过“锻炼”的、天真烂漫的样子。她档案上的照片可是老气横秋的，比她本人严肃得多。

“我爸爸是个桥梁工程师。他从小教我……我从小从他那儿懂得了建筑是一种伟大的美……我妈妈一直做党的工作，她从小教我：人，要有理想……”她还在期期艾艾地说着。

“别说爸爸妈妈，说你自己。”薛副校长微微一笑，打断了她的话，“你知道，到工读学校的教师，每人有二十块钱的特殊工种补贴么？”

倩倩愣住了。她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挺起胸，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知道。也……也不知道。”

吴副校长不动声色。黄树林厌恶地皱起了眉头，这叫什么问题，简直是侮辱人！但他对倩倩也不满意，怎么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在她说到她的爸爸妈妈时，他的心动了一下，他觉得她是真诚的，她只是不知道怎样表达。可她说她完全不知道津贴费这件事，又使他觉得她也许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天真。如果说原来他对她的不满只是她的娇柔的话，那么现在他却认为她多少有点做作了。至于吗？何必还那样挺起胸来！还是容易冲动呢！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由于爱冲动的毛病，给教育工作带来的种种损失，不想要她的砝码又加重了几分。

谈话已经有点发僵了，他还没想好该怎样转换气氛，吴副校长已经收场

了。

“嗯，咱们今天这是头一回见面，都有点拘束。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不知该从哪儿说起，”他响亮地打着哈哈，“一回生，二回熟嘛！以后说话的机会多得很呢。是不是呀？呵哈哈哈哈哈。怎么样，薛校长，您要再没什么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黄树林看出来，薛人凤明明还有话，她的嘴唇蠕动着，可吴副校长没容她张嘴的工夫，就那么稀里呼噜，打着哈哈，一阵风似的把她卷了出去。

后来在领导小组交换意见时，黄树林首先明确地表了态：不要！

薛人凤故作惊讶地张大了嘴：“哟，黄主任，初选不是您推荐的吗？”

“那时我还没见过本人。”黄树林闷闷地说。

薛人凤高兴地笑了起来。她人又矮又胖，声音却高亢而尖利：“我同意黄主任的意见，不要！我本来还寻思，不知该怎么说服您呢。”

“也得说说为什么吧。”吴副校长说。

“那还用说！花朵儿似的，当演员合适，”薛人凤薄薄的嘴唇一撇，“到工读当老师呀，没门儿。”

“这不叫理由吧，”吴副校长慢条斯理地说，“人的一切都要美：衣服、容貌、心灵、思想。契诃夫是这么说的不是，我没记错吧？”

他赶紧加上了注脚，因为他看见薛副校长的眉毛已经吊了起来，他怕她又对他开展“拦腰大批判”。这样腰斩会议的事，在他和她共事的几个月中已屡见不鲜，开头真是把他打得晕头转向，如今他已颇有了点经验，于是他也就有了点办法。他急于把会议开完，底下还有一大摊子事等着他办呢。

他知道这位薛副校长准不知道契诃夫是谁。只要他理直气壮地说明出处，她就会以为契诃夫是位革命家或教育权威，从而避免一场风波。

因为吴副校长的机智，会场上的人不由得都泛起了一丝掩饰着的笑意。果然，薛人凤咽了一口唾沫，连同咽回去了一句不知什么话，光抛出了一个拉长了的“哟”字。

“哟——还美呢！咱们这儿可是工读，学生都狼似的。”看见别人都板着脸，她的笑声停在了半空，“这话是有点粗，可是真理。”看看这话也没得到预期的效果，她突然压低了声音说：“可能作风也不怎么正派，正闹恋爱纠纷呢！”